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五十二至五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謄録監生臣沈 倓

後漢書卷五十二

宋　宣城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註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〇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陽郡〉往

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世祖曰名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䜌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

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聚名在南陽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

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畧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恒州縣也十三年增邑定封鬲

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

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庶人和帝陰后吴房侯陰綱女也為巫蠱事廢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

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時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遥相戲弄也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兒音五兮反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䜌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秉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横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

其戳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劉攽曰按注文多一曰字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

萬户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强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宫等從擊破五校於羛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陜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黄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帝以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

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絶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

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

車送京師旣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鎭撫新附

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惶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義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譁譁讟謗也雖蒙寛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

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

軍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繁畤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

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

畧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斷猶割截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户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劉攽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為安集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徂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

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眞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

橋本名横橋在今咸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内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 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縣也 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 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

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

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兖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戸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

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别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麊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

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麊音糜泠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謚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傳

傅俊字子衞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

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建初中遭母

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内侯肅宗怒貶爲關内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伋東觀記伋作皮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名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别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㶏强侯㶏强縣名屬汝南郡㶏音於靳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

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祜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

塞糧餽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許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

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也在今洺州邯鄲城中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為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

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為小廣陽也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縻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

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劉攽曰按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鄃侯鄃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鄃音俞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楊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

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

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閤亹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

破之酈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廓州化隆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漻亭侯漻音胡巧反又力彫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聖公傳稱為佐命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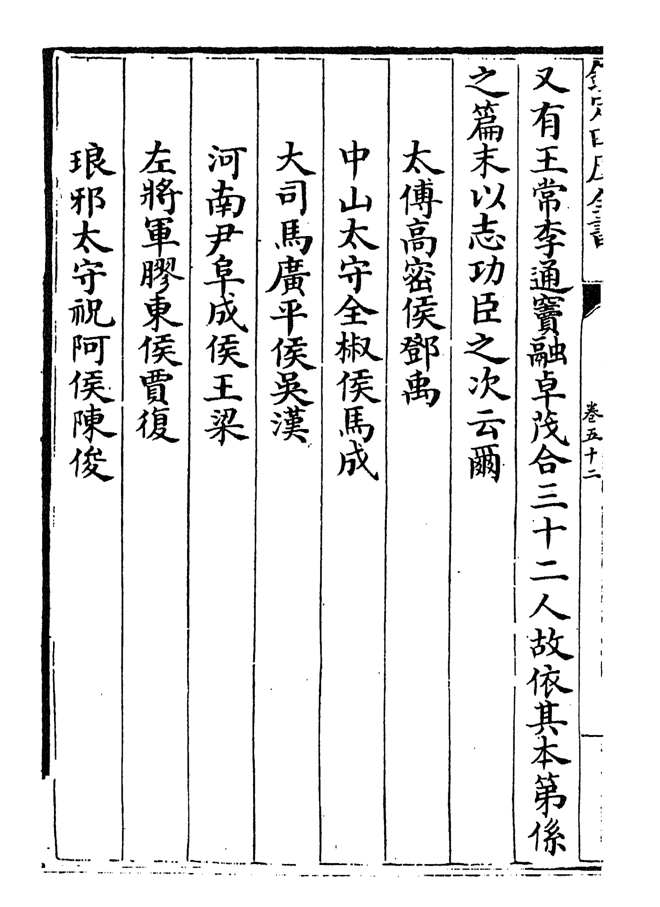
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脩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皆從高祖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為潁陰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勢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葅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

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勳貴為之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搢搢插也謂插笏於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畤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

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劉攽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儌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儌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

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以寛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故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祜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衞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愼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庸勲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勲功之臣也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婉孌龍姿儷景同飜婉孌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飜飛而舉大功也

後漢書卷五十二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注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

應然之○日知錄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

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

王郎欲發之謬矣

杜茂傳坐與東平王等○傳末劉攽刋誤一條當移入

此句之下

馬武傳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潞州州當作洺州

按邯鄲縣唐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屬河北

道潞州屬河東道

存矯枉之志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本孟子無

此語

故依其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羅點聞

見錄曰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

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

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臣承蒼按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

為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又按薛季宣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誤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竇融列傳第十三

竇融傳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强弩將軍司馬（强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

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

也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厙鈞前書音義曰厙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厙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

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厙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寛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

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說文云乂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絶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

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埶相脅曰横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遷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歴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

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

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名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名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劉攽曰令行

南國尉事按文國當作海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作一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

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凉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慰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

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義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横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

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數十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豉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

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讐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

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大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

濉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豉反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曚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曚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曚廓然光照矣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慤謹也慤或作懿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相解說而結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

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

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肖等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

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埶排迮排迮謂蹙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

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域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也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

豐蓼音了○劉攽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厙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

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磾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

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顧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

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衞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强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衞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

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搆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

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脩尚不能脩整自高尚也而擁富貲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沘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

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别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八反義兩通以投天隙投會天之間隙遂蟬蜕王侯之尊說文曰蟬蜕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蜕音稅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甞獨詳味此

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黄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黄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以

騎都尉耿忠為副（忠弇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凉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

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祁縣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山名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劉攽曰案匈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河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

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令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為啗不穢賊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肅宗即位以公主脩勑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勲明年復代馬防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

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埶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鳴音烏故反）

後發覺帝大怒名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愈猶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勤勤也）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

曰古管字也 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懈反眦音仕懈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皃史記曰范雎睚眦之怨必報 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

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劉攽曰按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謚殤明矣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宫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宫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衞之中屯兵宿衞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内宫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劉攽曰注南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作五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

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稒陽在五原郡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槖音託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羆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

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兵法有八陣圖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厲國之玄甲也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

横徂横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

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揚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截整齊也詩云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夐邈皆遠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嵑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嵑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吴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脩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欵塞朝于甘泉宫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

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

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户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户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

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
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
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
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
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
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
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
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

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郅惲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埶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强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脩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

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旣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賔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脩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

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

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

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

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

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

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

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

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懐琬琰以為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外黄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户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為户論語顔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

神山為仙府幽經祕録並皆在焉

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賔客多交搆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殁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

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悃悃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悃悃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音先憲實空漢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老子雖則折鼎王靈以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後漢書卷五十三

後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竇融傳封章武侯注在今滄州魯縣也○諸本同按郡國志應作魯城縣

後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棱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頴川滿昌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

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也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

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說文曰閈閭也杜預注左傳閈閭門也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為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俑音勇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

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勑令中黄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猶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

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

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

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

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

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

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軒輕音丁利反與人怨不能

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

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

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諸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劉攽曰案文友當作支）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

也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為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閒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怨讎可刺不可毀援閒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鮮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茍厚士大夫而已而令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

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卑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

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萎音於僞反腇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諭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反會名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第一解見竇融傳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内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

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浩亹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鉛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

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曰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音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氐道縣屬隴西郡縣管鬱夷曰道○劉攽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户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寛信恩以待下○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寛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為長史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

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没皖城皖縣名屬盧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怒故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

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麊泠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封

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釃酒濾也詩曰釃酒有藇毛萇注云以筐曰釃釃音所宜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跕跕墯水中鳶鴟也跕跕墯貌也跕音都牒㳫牒二反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

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阯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

漢律駮者十餘事駮乖舛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寛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鞙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鞙音居奇反○劉攽曰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

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户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

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

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東觀記作矆哉是翁矆音許縛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

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兖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

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扼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内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

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往受其拜）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子也喜音許吏反）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

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褵毛萇注云褵婦人之褘也女施衿結帨爾雅曰褵緌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

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

罷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

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稾葬而已裁僅也與纔同稾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稾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横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横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横横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

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我祝曰若入不

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于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埶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埶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存幾亡之城幾音

近也祈幾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蕒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授反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皆屬交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

害氣僵死軍事僵仆也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轂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

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言其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

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

梁王欒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敢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

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

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説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静也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

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

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眞食其全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子石磐字也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

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隷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内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

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劉攽曰按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事也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立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南宮也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

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張儀虞卿並為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夭没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千載

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賓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

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諺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劉攽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

娶菲理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為毀折後將有羞辱也 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埶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

注楚詞云屑顧也　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埶廖性寛緩不能教勅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賵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

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黄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内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别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

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

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頴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

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章帝紀子鉅為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攽曰注士冠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

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勑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埶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

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愆過也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

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𢊁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毋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

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凡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而好擊劒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劒習騎射○劉攽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

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絶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勑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勑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

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鱄為郎鱄音時兖反令觀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隂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黜明隂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中音丁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

朱酺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凉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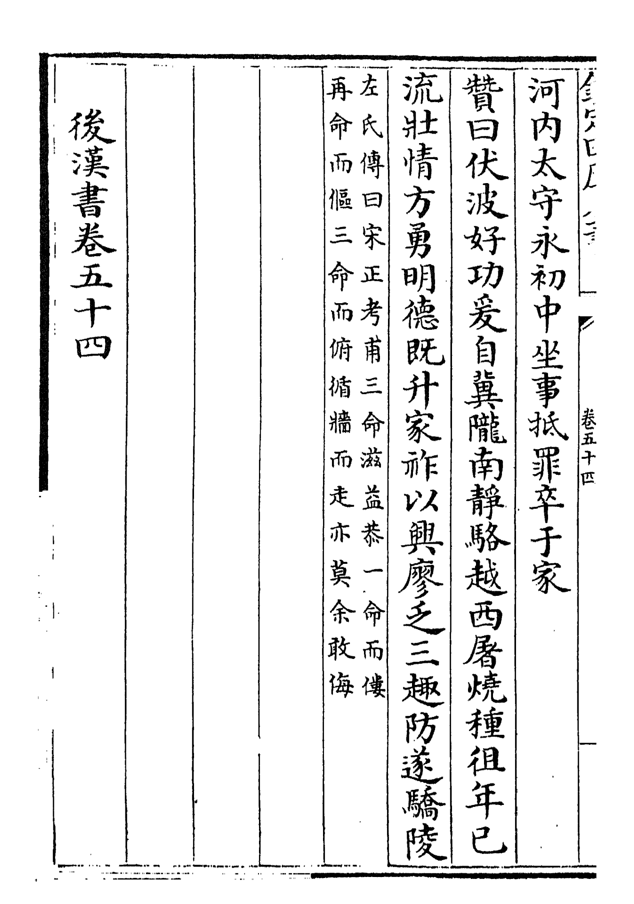
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寃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

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

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伉歆鱄融留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棱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

產穀卒無子棱心喪三年東觀記曰穀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棱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税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棱在廣陵蝗虫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棱為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



河内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卷五十四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馬援傳援三兄況余員注況字君平○一本作字長平

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注師事潁川滿昌○監本作蒲昌臣會汾按王莽傳滿昌為講詩祭酒今從宋本改

開置七郡注漢書曰平南越以為九郡今此言七郡與前書不同○臣會汾按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故前書地

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

馬援子廖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詔當作紹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